

口儿
乙用カ
ナ
ナ
ナ

草鞋下的故鄉

內附精美插圖及書籤



草鞋下的故鄉

草鞋下的故鄉



溯源探索 08

草鞋下的故鄉

著 者／祝 勇

發行人／李文元

企劃編輯／李其龍

美術編輯／周坤藝術工作室

出 版／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秀朗路二段50巷29弄3之2號3樓

電 話／(02)8941-3425

傳 真／(02)8668-4773

電子信箱／a1354@ms63.hinet.net

郵政劃撥／19668710 詠春圖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鴻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印刷裝訂／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2-2號6樓

電 話／(02)8245-7398

傳 真／(02)8245-7689

電子信箱／fuyu8@ms67.hinet.net

出版日期／2005年2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安頓行李的地方

——自序

去鳳凰的念頭在我心裡至少潛藏了十幾年。一種祕而不宣的衝動，在一個年輕人心中潛伏十幾年，這幾乎是一個奇蹟。那片斑駁老舊的版圖，一直在我內心深處熠熠發光，以至於任何有關它的想像都變得甜蜜而美好。當然，這最初是緣於沈從文的提示。

沈從文的作品早就提示我們，鳳凰是我們不能錯過的地方，但是這種提示長期被忽略著。我讀沈從文的時候，文學史的教科書裡還沒有出現沈從文的名字。沈從文隱在「文學史」之外告訴我們：『鎮筸』（鳳凰古稱）是個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沈從文文集》）沈從文的文字使我知道，在不



被關注的塵世的一角，鳳凰正帶著它古老的氣息，等我到來。

鳳凰有著與它的名字相稱的形貌，它美麗、悠遠、神祕，如同一段故事，雖然人人傳誦，卻沒人能夠將它的真相講述清晰。沈從文帶著他心中的鳳凰來到都市，在西裝革履的文人教授們面前，他永遠自稱「鄉下人」，他的謙遜裡隱含著不屑。

張愛玲描述都市的浮華與騷動，沈從文描述鄉野的純樸與原始，其實他們本質上是相通的。張愛玲說：「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

所以，張愛玲和沈從文是一致的，他們在以不同的方式做著相同的事情。

關於鳳凰的各種話題終於轉換成夏天裡的一張火車票。鳳凰之行對於習慣了早八晚五的我來說，彷彿是專門為了印證自己對生活的主動權，以及心底那一點尚未泯滅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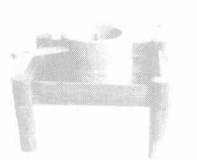
我於是在這座小鎮住了一段時間。這是我庸常生活中一段小插曲，但在那段日子裡，我覺得自己幾乎要在這裡長久生活下去，如同我覺得小鎮的安靜將永久



安頓行李的地方——自序

地持續。鳳凰的每一處細節，鳳凰人每個音節的發音，都令我著迷；每一張善良的面影，都講述著生活的寓言。越是深入小鎮，越發感覺舊日的傷痛與血光像詭譎離奇的夢一樣難以置信，那些古怪斑斕的泡沫一到陽光底下就會消失。走在鳳凰的街上，我試圖為自己的想像尋找依據，並在有限的空間裡，發現時間的可能性。

從鳳凰回來，抱了一大堆資料。那是紙上的鳳凰，真實的鳳凰，於語言之外，包裹著我。我甚至覺得，連沈從文的筆都有些吃力和笨拙。湘西的英雄、土匪、妓女、水手和文人——那裡的每一張面孔集體創作了他們的鳳凰。我在北方的沙塵暴裡持續著我在鳳凰的日子，在夜晚聆聽著河流遙遠的迴聲，在紙頁上為自己仿製了一座邊城。我透過寫作，保持著與鳳凰的聯繫。這本書不是我給鳳凰的禮物，而是鳳凰對我的恩賜。



目 錄

目 錄

到鳳凰	0 0 7
草鞋下的故鄉	0 2 1
江河的遺書	0 4 1
溫柔裡的堅硬部分	0 6 1
粗布棉襖	0 7 9
尋找翠翠	0 9 5
黑暗中擁抱	1 0 9
一個軍閥的早年愛情	1 3 3
古椿書屋	1 6 9
南方的長城	1 8 7
夜宿王村	1 9 7



1

到鳳凰

C h a p t e r



到鳳凰，是在夜裡。

鳳凰像一個精緻的夢。它只適於在夜裡到來。

讓夢想慢一點兌現，差不多是每一個尋夢者的本能。儘管這種快感裡交織著幾分癢痛，但是那些跨越了千山萬水的旅人總是在最後的時刻不經意地放慢自己的腳步。

任何險境從不曾阻擋他們匆促的行腳，目的地的旗幟卻可以讓他們怯步。因為這一刻來得太遲，因為這一刻來得太快。而所有的身體艱辛與精神記憶，都會在這一刻度上凝結成一種叫作眼淚的汁液，來回報生命中那些無人知曉的艱忍歲月。

我慢慢地向夢中的邊城靠攏，我選擇了貼近鳳凰的最好的方式，如同緩慢地，貼近我睡熟的情人。無邊的夜幕掩蓋著我的興奮與笨拙。這樣剛好。鳳凰構成了一個完整（不，完美）的身體，即使在暗夜，也在按照它自身的規律運轉著。

它的心律不易察覺，只有仔細諦聽才可能感到它的堅實有力；它的呼吸夾雜



著汗液的腥鹹與蘭草的馨香，升騰於水面，出沒於山口。

夜晚將延續我的想像。這是夜晚給我的最好犒賞。我在無人的清夜裡潛向我夢中的小城。現在，我還是一個陌生人；當我在床榻上醒轉，於晨光中步入每一條青石板鋪就的小巷，我就會成為它蛛網般密布的血管中一個活躍的細胞了。

火車只能到吉首。到吉首時，夜色就已經垂下來。這是一座峽谷中的小城，被陰森險怪的巨大山影包圍著。城市破舊，交通混亂。作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幾乎看不出什麼民族特色和歷史的沈澱。鳳凰縣的吳曦雲先生如約來接。老吳人到中年，是鳳凰的文史專家，與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老畫家黃永厚先生的朋友。一見，便相熟了。

上了老吳的越野吉普，聽他講，這裡離鳳凰還有五十多公里，車子便在一片鷺黑中向邊城進發了。怪獸般的山影成群退去，河水流動，聲音響亮。無端地，我於驀然間有了如夢如幻的傷感和惶惑，彷彿那些被沈從文鎖定在文字裡的陳年舊事，突然擺脫了時間的控制，向我湧來。

鳳凰是同沈從文一同進入我的記憶的，從那時起，一個情結便揮之不去。對一個陌生地方的牽掛竟是這樣令一個少年躁動不安。沈從文說：「一個好事的人，若從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尋找，一定可以在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了一個名叫『鎮筵』的小點。」（《鳳凰》，《沈從文散文選》）如果他見到我面對地圖那份痴迷模樣，他一定會笑。鎮筵是鳳凰的古稱。

《鳳凰縣誌》載：

「縣境多山屬中低山區，為雲貴高原尾部武陵山脈的南部分支，西北高而東南低。有臘爾山等四十七座大山，沱江等一百五十六條大小溪河，構成層巒疊嶂、河流交錯、溝壑縱橫、水流湍急的地貌。」

山嶺與河流劃分著家族甚至民族的界限，深潭與幽谷掩藏著怨女的淚與英雄的血。鳳凰人的所有美好性情和傳奇故事，他們別具一格的人群、風物、宗教、倫理都脫胎於這樣的地理環境。顛簸的途中，我甚至相信能夠跟正在出走的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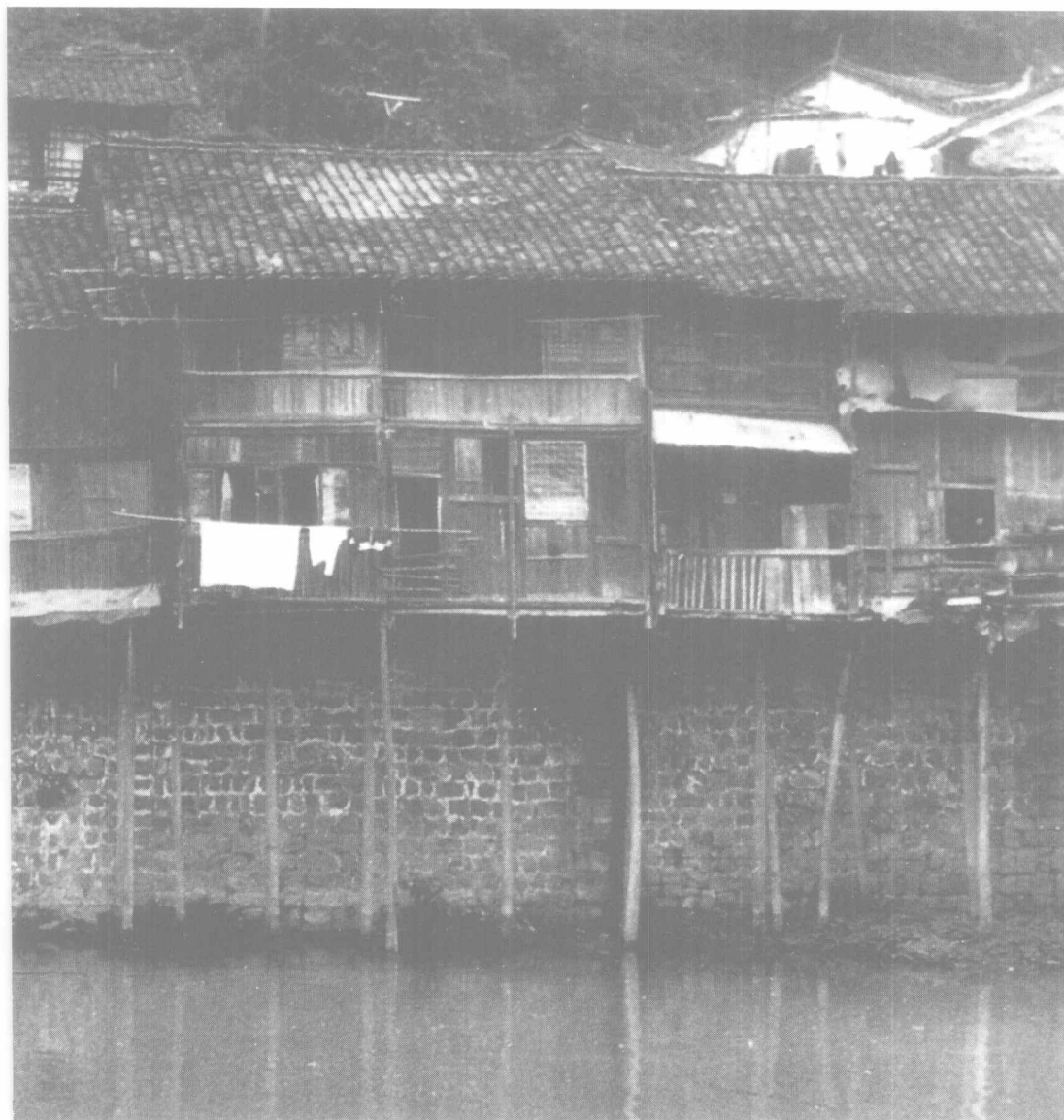


文相遇。

山路的延伸明顯地受到了山脈走勢的影響。大山在夜幕下鐵青著臉。漫長的行程早已使我懂得了大地的威嚴，以及一個行路者的無奈。在亙古永恆、綿延無邊的群山面前，人生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就像山谷間一次迅疾的閃電。而人們行走的方向，也常常不能不受到大地的擺布。山川大地，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上統治著人類。一種從不含糊的專制。由此我體味得出沈從文、黃永玉從邊城走向世界的那份不同尋常的況味。我們在重溫他們的故事的過程中彷彿也分享了他們的苦難與幸福。沈從文一天一天走向更深廣的天地，他後來到過北平、青島、昆明等地，他的作品變成了各種他不認識的文字，像乾淨的光線一樣四處輻射。若不是他的突然故去，他將贏得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一輩子沒有離開過鳳凰，精神上的鳳凰。

他說：「一個戰士若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黃永玉把這句話寫在他的墓前。那並非因為他成了鳳凰的奴僕，相反，是他最終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統治，而使自身成為永恆。在大地面前，他是最後的贏家。

◎鳳凰像一個精緻的夢，它只適於在夜裡到來。（李玉祥攝）





沈從文最初是帶著新奇的目光走出大地的迷宮，他的領路者就是被他囚禁了多年的那份焦灼的渴望。他像毛邊書中一個遊動的逗號，那些被他標點過的段落都傾刻間獲得了全新的涵義。

而今我從遙遠的地方，循著他的去路走來，好像在時空中與沈從文做著反向運動，大地和生活於斯的人群如同文學史籍裡陳舊的黑白照片得以甦醒和復活，帶著真實的呼吸，和未曾在空氣中板結脫落的歌聲。

我是課堂筆記中那些潦草乏味的文字，從紙頁間跳出，在遠方岩石和流水的

